

SHEN
HETADE
SHIERMING
XINFU

神

和他的十二名

新
女



北京旧报出版社
张金也 编

神和他的十二名新妇

张金池 编

北京日报出版社

写 在 前 面

食色，性也。然而，财欲熏心，色迷心窍，不惜采用罪恶手段，以满足一己财色之私欲者，终将堕落为社会所不容之罪人。在这一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公安、司法人员，就成了社会犯罪的无情天敌。在善与恶、美与丑的较量中，他们伸张正义不畏强暴；鞭笞邪恶甘冒风险，使国家、民族之正气浩然长存，可敬，可佩！

本书收集的12篇报告文学作品，反映了近年来国内所发生的大案、要案或恶性案件。所记事实，绝无艺术之夸张与虚构；思想内容，不取色情与凶杀之描写以广招徕；文笔朴实，多有精彩传神之华章；雅俗共赏，可供各界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阅读之所需。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本书编者一向认为，言不谎欺，励践真诚，不仅是对读者之尊重，而且亦是编者职业道德之所必须。以上所述，敬祈各界读者不吝赐教。

编者谨识

1988年1月20日

目 录

倪献策外传.....	赵相如 (1)
天网恢恢.....	杨静宏 李 矗 (42)
余铁民受贿案审判记.....	明 镜 (65)
挂断了的电话.....	郑玉河 刘坚白 (78)
上海扫“黄”战.....	朱中民 (104)
段小华落网纪实.....	吴恒权 (127)
神和他的十二名新妇.....	张成功 高红军 (144)
最后的判决.....	艾 群 (173)
怪影.....	水 寒 (185)
跑舞场的“小不点儿”.....	陆 月 (198)
五万英镑遗产.....	徐加义 (224)
晋江假药案始末.....	白云山 桃花溪 (259)

倪 献 策 外 传

赵相如

第一章 淫欲通向罪恶

(一)

五月一日傍晚。云居山上云雾弥漫。一辆“奔驰”牌轿车一直开到一座寺院门前戛然而止。这样一辆豪华型轿车开到这座古老的庙宇门口，大概还是亘古未有的事情。车门开了，走下一男一女。男的五十挂零，一头乌发梳得油光瓦亮，身上穿着做工考究的毛哗叽中山装，足登黑皮鞋。双眼四下一扫，接着一把搀扶住那个女人。女的年约三十五六岁，穿一双红色高跟鞋。在一件乳黄色羊毛衫包裹着的丰满胸脯上，套着一件别致的西装背心。比起同样年龄的女人来，她多了分妩媚。宽胖的圆脸上略施脂粉。她亲昵地斜倚在男人的身上，一只手勾在他的腰间。

“真如禅寺”周围林木茂密，溪流潺潺。突然，他俩好似被蛇咬了一口，猛地停住了步子。她有点黯然失色。他一个劲儿地愣神，随即仔细地端详了起来。原来山石砌的门楼

两侧，刻有一副对联：

到这里不许你七颠八倒

过此门莫管他五眼六通

他朝她嘿嘿一笑：“走吧”

今天，作为江西省省长的倪献策，应付了一下省、市委机关主持的国际劳动节节日活动后，悄悄地带上了从香港匆匆赶来的英语翻译郭晓红这位有夫之妇，上了云居山。

真如禅寺是国内外佛教界仰慕的一座名寺，在中国寺庙里很可摆一摆老资格的，“文化大革命”中自然在劫难逃，这几年维修、重修、重建了寺里的所有建筑。消息传出，轰动遐迩。新加坡一位叫惟坚的尼姑，专门献出16斤黄金，打成金箔镶嵌在佛寺内大大小小泥塑木雕的菩萨身上。不少虔诚的信徒，三步一拜、五步一叩上得山来，进香还愿。上了点年纪的人说，这儿的菩萨会显灵的。心诚则灵！

倪献策和郭晓红的心里自然不信释迦牟尼。可是，如今的倪献策就象溺入水中的人，不管抓住什么，只要能使自己度过难关就行。就在寂静无人的大雄宝殿的香案下，郭晓红这个一直以识得一般的英文而自鸣得意的女人，却也战战兢兢跪拜在地，对着袅袅青烟喃喃默语。她向他飞去一眼，他马上双手合十，低下头来：“菩萨倘能保佑我闯过这一关，往后我说话算话，3百万，我批，把你这个真如禅寺，装修一新！”

有个小和尚见庙门前停着一辆崭新的小轿车，心想不是来了大官便是巨商，三步并作两步，急匆匆走进方丈室，报告住持的大和尚。大和尚不慌不忙，不披袈裟，不要众僧跟随，慢慢踱出山门，走过来察看。他见这对男女正朝一株大

银杏树走去。心里说：“他们要去饮‘慧泉’么？阿弥陀佛！”

千年的银杏树下，涌出一泓清泉，终年不竭，甘冽可口。历代僧人皆饮此泉并以为能开人智慧之根，故名“慧泉”。树身上有人贴有红纸一偈：“龙王圣众，功德无量，五湖四海散琼浆，一滴洒清凉，饮者除殃，惟愿降吉祥。”郭晓红毫不犹豫地要饮这“琼浆”，倪献策也不甘示弱。可是找不到取水的器具，也寻不到茶缸。她蹲下身子，用双手捧起水，大口地喝了起来。倪献策也不甘落后。

云茫茫，雾蒙蒙。望着逐渐从山峦、草岚里升起的如烟云雾，“阿弥陀佛！”大和尚在山门口不以为然地摇头，他摸不准，也吃不透这突兀而来的一对男女。

他和她满怀希望除掉祸殃。他祈望早日还掉刚才在大雄宝殿许下的誓愿。

(二)

一行小车队款款地依次停在南昌市火车站贵宾休息室的门外。眼尖的旅客发现，这都是些省市领导同志。他们下了车，先后走进车站贵宾室。

倪献策红光满面。他身穿一套浅灰色的西装，满脸堆着笑。他左顾右盼，和别人哼哼哈哈，咧着嘴在南边一排软沙发上坐下。那些个经过世面的服务员，平时脸上很少有什么笑容，今天却甜甜地笑着，并且立即端来了香茗。省长来了，她们能不为之动容吗！

今天倪献策坐火车去上海。对于送行的同志，他不过瞥了一眼，脸上掩饰不住那种报复式的笑容，让人觉得他正在

步步高升。这种神情是在他看到了上级的批文，居然批准他率领江西省政府代表团出访美国肯塔基州、南达科他州、犹他州，他就益发显得春风得意。他想，难道冥冥之中真有所谓的菩萨保佑、显灵的事吗？他自忖：能让他当团长出国，这迹象似乎表明，不会有祸殃落到头上来了。他私下格外地满意。现在是1986年6月26日，当上省长恰好满一年。这些年里，他去过不少国家。可是这一回他又要出访美国，非同小可。

司令倪献策胆战心惊的是，从4月25日起，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出了一个非常精干的检查组，带队的是中纪委一位女常委，两年前曾经在山西省查处违法乱纪的案件时，破除了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将一系列罪犯擒拿归案，因而受到全国人民的瞩目，许多报刊曾经发表过有关她的文章。这样一批同志进驻南昌市，调查倪献策的问题，开始他还并不介意。检查组、调查组，他见得多了。身为一省之长、高级干部，他才不把检查组放在眼里呐！原先，也有个别的部门来了调查组，他很快用几句话把他们顶撞回去了。他权高势重，平常人要见到他都不容易，何况想查处他的问题，没有党性、资历、能力、水平上都远远地超过他的同志，那确实是件艰难的事。后来，中央一个部门派专人来找他谈话：“你是不是和有夫之妇郭晓红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仅仅问了个开头，他就两眼一瞪，拍着胸脯回答：

“百分之百地没有这个问题！”这一回，中纪委检查组找他谈话时，刚一交锋，他就觉得来者不善。他心中一惊，表面上尽管强硬，甚至还发起了脾气，但他意识到，这一关要能过去，还真得要有过关斩将的勇气与本领。他转而又一寻思，

柿子拣软的捏。现在只有硬下去，硬到底，也许不至于太丢面子，中央总要考虑到我是个第三梯队、年轻省长，手下留情，这样也就挺过去了。

省委常委们坐在一起研究问题，他作为省委副书记，无所顾忌，扯大嗓门说：“他们这样搞我，我早晚要让他们说清楚的！干事的人老挨整，哪还有公理！以后谁还干实事！”平心而论，常委们确实一开始并不摸底。一个省委副书记、省长，到底犯下了什么错误，别人事前怎么能知道呢，怎么敢乱猜疑呢！中纪委检查组来找人谈话、了解情况，在没有查实之前，自然半点不能公开，也不会向舆论界公布，这是有点常识的人都能理解的。这样，局外人就不好说什么。倪献策是个鸭子死了嘴还硬的角色。他大发脾气，别人虽然在感情上受不了，也只好冷眼相对，没人去理他，然而也知道他这是心虚理亏的表现！

“总有一天要给我平反！我要抓诬告者！要向法院起诉！你们省纪委要给我交出诬告人！”倪献策口吐白沫横着眼睛在咆哮。

他说他的，别人谁也不理他。只要人来齐了，由省委书记主持开会，宣布讨论的议题，并不去搭理他的胡搅蛮缠。

当中纪委检查组住进南昌市两个多月之际，倪献策要出访了。在没有查实、定性之前，继续工作，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可是倪献策并不明白这一点。美国肯塔基州柯灵斯州长、南达科他州詹克鲁州长，犹他州班格特州长曾经来江西省访问过。依照惯例，他们邀请江西省省长回访。老省长已退居二线。按对等的原则，由现任省长回访。然而，倪献策却满心喜欢：如果上边对我无情的话，能批准我带团出访美

国吗！

《江西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他出访的消息。隔了两天，从上海又传来倪献策赴美前夕在上海会见美国驻沪总领事鲁植及其他官员，然后于28日上午乘中国民航的国际航班飞机，直飞大洋彼岸的消息。

波音747飞机飞越太平洋上空的时候，倪献策饮着可口可乐，自我感觉极为良好。他微微闭起双目养神。他知道上海到纽约的时差有13个小时，如果一踏上他国土地，神情疲沓，未免太损害自己的形象。但是，不知为什么，有张脸一直映现在他的面前：那是他的结发妻子。临别时，她还在帮他整理箱子，已经当外婆的人了，见他远行，依然情意依依。他无暇与她多说什么了，只是在刚出门时，恰巧遇上一个摄影记者。他灵机一动，也不知为什么，突然象一个演员似的演起了戏，拍着妻子的肩膀，笑着说：“来来来，给我们老夫老妻照一张！是彩色的吧！”

自从倪献策当上省长之后，妻子总希望他能乘年富力强之时，好好地多为国家做出点事业来。为了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工作，她愿意牺牲自己，把家里的事全揽下了。她也知道他的劣根性，比如动不动嘴巴里会蹦出一两句“他妈的”、“老子”、“娘的”这类粗话，有时候一激动，脏词连串，不象个省长。她曾经劝过他：“你如今是一省之长，不是当技术员那阵了，要注意啊！”一番好心换来了咒骂。他耸耸肩，咧一咧嘴：“你罗嗦什么！”

倪献策的大脑里，又浮现出郭晓红的身影。她在朝他媚笑着。倪献策不自觉地叹了口气：“我现在就是担心这个心上人啊！一定要稳住她。”随即萌生一个念头：“到了美国，

第一个任务就是给她挂长途电话，叫她快回香港去，老留在南昌市干什么！”

但是，怎么保密呢？自己已经向中纪委检查组说了，回避郭晓红。管他娘的！“人就是以自私为基点，互相暗算，互相利用，施展各种手段的！”

对了，所有给她的信件，要保管好。听说她已交给那个香港小姐保管了，锁在保险柜里，要万无一失，千万不能丢，丢了一定要追查、开除！

“老子天不怕、地不怕！”他在心里给自己打气：“船到桥头自会直，有的是办法！”

(三)

这是一个永远不会吃亏的女人。她虽非丽质佳人，只因经常化妆，又在旅游部门当导游翻译，优哉游哉，加上这几年一直常驻香港，颐指气使，所以心宽体胖，好不风骚。圆脸上，细细眉毛用黛色画笔勾过，不大的两眼顾盼流转，很有攫住想吃野食的不正经男人魂魄的力量。嘴唇上抹着法兰西的变色口红。体态丰腴，肥臀瘦腰，说起话来娇滴滴的，煞是悦耳动听。

在糖罐里喂大的郭晓红，享受了在这个时代普通青年人所难以享受到的种种优厚的待遇。初中毕业，因为“文化大革命”下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天晓得她挖了多少泥巴，就作为上海外国语学院的首批工农兵大学生，去那儿“占领上层建筑领域”，搞“斗、批、改”去了。毕业后分进了江西省旅行社当导游翻译。论她的英语水平，在江西省外事系统，属中等偏下水平；要说游山玩水，她也说不清楚江

西省有几处名山胜水。

粉碎“四人帮”以后，她向省外办提出要自费去美国留学。人们一算不得了，光是来回飞机票，就不是她和她家那点货币工资收入能支付得了的，何况还有在美国的日常开支，她哪里来的线？后来人们细细一了解，才知其中奥秘。

原来，她曾经陪同过一个美国旅游团在江西的旅游圣地观光，她因而结识了一位50岁的男人。这位男人回国后，向她发来函电，“邀请”她去留学，费用由他负担，留学期间还可以免费住在他家。这自然是一笔数目不小的飞来横财。

不过没有得到批准，她气得咬牙切齿。到了1983年4月，她还惦记着这件事，又向省外办主任提出，坚决要出国“自费留学”。

省外办主任是个有多年工作经验的南下干部。在为难中，他请示了有关部门。上级领导部门答复说：凡是涉外人员，不能自费出国留学。省外办主任把答复给她看，她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白白眼珠子。两次申请，碰了两次钉子，依然没有熄灭她要出国的欲火。

终于，机会来了。不是说要对外开放吗！不少省市纷纷赶到广州、深圳设机构、铺摊子，这还不过瘾，干脆到香港租写字间，成立公司，管他有多少业务和进账出账的顺逆差，管他要有多少开销，反正先开了“窗口”再说。江西省自然也不例外，而且还可以有发签证进出江西省的权利。郭晓红使出浑身解数，百般钻营，很快就被派去香港，在江西省派驻香港的机构里，担任一个开展旅游业务的角色。就是

说，由她组织愿意到江西省来旅游的港澳同胞和外国人。这以后，从香港往返南昌、上海、北京，成了她的家常便饭，到美国去“散散心”也属于她的业务需要了。

在郭晓红赴美前闹过一场鉴定风波。按规定，郭晓红所在单位在她出国前要给她作个鉴定。想不到，二十几个人的鉴定会一直冷场，无人打头炮。冷场总不是个办法。旅行社副经理动员大家“抓紧时间”。一动员，几十条毛病都挑出来了，有的简直让记录者为难，什么“跟美国人睡觉”啦，“一朵交际花”啦，等等。后来，旅行社4个经理经过磋商，煞费了一番苦心，把对她的小组鉴定编成了文字填写进表格里头。优点自然也得挖空心思凑两条。缺点嘛，比如“跟美国人睡觉”，那是要抓到证据才能说的，无实据真凭，以划掉为妥。至于“一朵交际花”啦，便改成“善于交际，能给人一见面就留下难以忘却的印象；但是作风有时不够检点”等等之类，一下子就在文字上显出了柔软、弯曲、多姿的技巧。种种别具匠心的装点，使人目迷五色，难以深究。

然而，就是对这样用心良苦的文字鉴定，郭晓红仍然十分恼火。

她终于让倪献策入了迷。那是1985年春，倪献策带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去香港进行经济洽谈的时候。

香港的春三月，阳光温煦，绿柳早就枝条垂地，其他乔木浓翠碧青。各色的花儿，点缀在车水马龙的大街小巷。春风带着撩人的暖意。在倪献策举行的便宴上，一个娇媚的声音响在他的耳边：“倪省长，我向你敬酒！”

倪献策抬起头一看，郭晓红身穿薄薄的低领羊毛衫、束腰的薄花呢裙子，她本来高耸的胸部显得更加具有诱惑力。

她的脸上经过精心的修饰，上了一道底色，又施以朱色，格外光洁鲜丽。嫣然一笑，虽然眼角浮出了鱼尾纹，但是并不减弱她的风骚。她知道，这是对付男人应有的第一招。

“好，好，嘿嘿，怎么想不起来了，你叫……”穿着笔挺浅色薄花呢西装的倪献策，举起酒杯，直直地盯着面前这个妖艳的女人，双眼闪出了饥饿的目波，一刹那越过空间，从头到脚地扫过她全身的每一个部位。

“我叫郭晓红，在这里搞旅游……”她与他碰了杯之后自我介绍说，声音显得清脆悦耳，秋波暗递，脉脉含情。这是郭晓红对付男人的第二招。那意思很清楚：我愿意随时投入你的怀抱，随你的意做你爱做的事，只要你需要。

“那好啊！哈哈，好！”倪献策依然贪婪地盯着她，心里却有股血涌上来，脸上感到发烧。

这一夜，倪献策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心里好似有股火在燃烧。这个女人真有意思。自从自己掌握了大权之后，女人也可以说接触不少，有的不过是稚嫩的雏儿，没有什么成熟的风味，动不了他的心。有的过于泼辣贪欲，想通过自己给她或是她丈夫、朋友、亲属捞到点什么，跟这种女人接触，仿佛在跟一个作古董买卖的商人讨价还价，毫无柔情密意，清汤淡水，索然无味。想不到今天我见到了这么一个大美人，成熟，丰满，可亲，俏丽，为什么不能对她作出进一步的行动呢！

主意已定，他突然提出要马上回内地去。

经济洽谈会才洽谈了一半啊！省长说要回去，别人谁敢阻拦！

“我还想在广州、深圳找几个领导谈一谈。”他对江西

省驻港机构的负责人说：“广州那里，你们有谁熟悉情况？”

有的人似乎很机灵，在旁窥视到倪献策的心里，也看出了倪献策见到郭晓红那目不转睛的神情。心照不宣，只装糊涂。倪献策的问话，自然是在绕弯子。

“都熟啊，倪省长。广州是必经之地，进出香港、深圳都要从那儿过的。”

倪献策点点头。

快动身前，倪献策要别人传话：“省长准备去广州，让郭晓红陪他一程吧！她人头熟，关系多。”

“可以。”回答得爽快利索。

南国五羊城，一片青翠秀色。迎宾馆里，地毯上纤无尘迹。身穿西服的服务员彬彬有礼。倪献策和郭晓红美美地饱餐一顿，步入套间房里。他脱去西装，腆着肚子，点上一支烟，穿着白色衬衣，显出结实的身子骨，坐进沙发。郭晓红也脱去外衣，让自己丰盈的曲线毕露的躯体，袒露在他的眼前。

“没有到过国外和香港，真不知道江西省有多落后！”他无话找话。

“那还用说吗！”她也斜了他一眼，温柔地说，然后坐到他的身边。

“你去过哪些国家？”他问。

“还说哪些个国家？连去一次美国都不行。搞我这个工作的在别的省，出国是家常便饭，可是我要自费留学都不让。”她答。

“那人不应该！下次我批你去，干嘛自费，就是公家报

销，去看一看，见识见识……”他拍板了。

“一言为定？”她笑得更甜了。

“我什么时候说出的话不算数？”

“那太感谢我的省长了！”

“用什么感谢啊？”他嬉皮笑脸地问。

“你要什么嘛？”她故意撅起了嘴巴，装出天真的神态，又斜瞟了他一眼。

“哈哈，好，晓红，只要你去替我放洗澡水，怎么样？我想洗一个澡。”

郭晓红心领神会：“你不会自己放？”

倪献策按捺不住自己的春心振荡，象洪水在猛涨。

郭晓红走进里间。倪献策站了起来，尾随在后。当里间深色门帘拉上后，他一把抱住了她，她顺势扑进他的怀里。

(四)

棉絮一般的云层，在机翼四周浮动。万米高空的波音飞机仿佛凝固在云山里，没有一点前行的感觉。旅客只是在机窗外，透过一片茫茫的白云间隙，才能看到一望无垠的蓝缎子一般太平洋的真面目。但是，即使用十万倍的望远镜俯视，也无法目击到大洋深处的无法抑止的强烈的海涛巨浪，这是一种能够吞没海上霸王的鲨鱼和微不足道的海鳖的运动。地层的这种运动是完全合乎自然规律的。

倪献策现在对于风平浪静特别地感兴趣。这倒不是为飞机飞行的安全着想，尽管对自己的这条命他是十分珍惜的。他认为，这个景象预兆着，前程依然会风平浪静。他松一松扣紧了的安全带，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头脑里顽强地闪出了

这么个信念：“自私是为人之本。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可以施展各种手段的嘛！”忽然，他又咬紧牙关，“有些人敢写揭发信，敢控告我，好嘛，总有一天要算账！”

他还记得很清楚……

“省外办吗？赵主任在吗？开党组会？那好，你告诉他，我是倪献策，我这就来。”他气呼呼地放下了电话。

他的“奔驰”轿车开进省外办，省外办党组成员热情地邀请他就座，还递上了烟，倒上了茶。他坐下便开口说：“你们外办的人吃了饭没事干，整人家干事的。郭晓红在香港做了那么多工作，辛辛苦苦，你们还去作什么鉴定，鉴定又作得不好，你们这是干什么！”居高临下，声色俱厉，咄咄逼人。

省外办主任说：“我不清楚这事。是旅行社的同志例行公事吧！”不软不硬，也不失礼节。

“你查查！”倪献策气呼呼地说，自感没趣。

后来一了解原委，外办主任找到倪献策：“鉴定作得不错呀！”

“不行！”倪献策依然双眉紧锁。

不久，有个也属南下干部的角色，兴冲冲往省委组织部去推荐郭晓红，建议提拔她。省委组织部的同志问他：“郭晓红还不是共产党员吧？”

那个老干部说：“可是她工作得很积极。”

“在外办，在旅游局，对她的反映很不好哇！”

“那……”

“有些情况还很严重……”组织部的同志对他说：“郭晓红目前不能提拔！”